



#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著

· 集部

# 目录

## CONTENTS

### ■ 公版书总序

### ■ 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王国维

### ■ 满目天涯，西风瘦尽阳关彻——《人间词话》

### ■ 正文

### ■ 如是我闻

一、词的起源及宋词简述

二、著名词牌名及由来

三、名人评王国维

四、浅析《人间词话》中“人生三境界”

五、诗词中常用意象

六、王国维所推崇的词人

七、著名词话

八、词人与名妓

九、曾因诗词而获罪的文人

十、王国维自杀之谜

十一、《人间词话》手稿

本书由掌阅课外书提供

## “文笈”开篇

——行到水穷处，坐看“文”起时

书者，述也，以载道，以寄情，以解惑，以明智。

何谓“文笈”？盖经典之所藏。华夏文明悠悠数千载，以聿成箴，以文述典，存天地浩然气于寸方间，自有一分感召，一种精神在里面。

文学的魅力是无穷的，千万本书有千万种意境，千万个奇伟瑰怪的世界。

读诗，如空音相色。或于玲珑之处脱出几点意境。恰似“风散雨收，雾轻云薄”，取半半之声刚好。或一步尽得天光云影，在酣畅时挥毫泼墨，拟把疏狂解这万古千愁。

读史，读人世之钩沉，犹有明镜照骨，自省然后识理。竹帛之上，书写的是中华民族从未断绝过的文化结晶，史在则国在。繁文琐事皆是妙笔，动情时喜怒哀乐随之涌动，实在妙趣横生。

读经，可知格致之道，开阔心胸，而后立身存世。读经者不恶俗，不忘本。俯仰天地，明察古今，探索大道之行。然后天人合一，物我同源，追其法，索其经脉之轮，得先人之道，塑民族之魂魄。

行到水穷处，坐看“文”起时，读书本是自在洒脱的事。数点梅花天地心，于书中所得的乐趣，一支秃笔难以尽数。然而作为古代文化的瑰宝，文学传承至今，所积者瀚如星海，名作佳句浩繁，亦有无数奇文异作掩于尘埃。吾等同仁爱书、惜书之余，择其中挚爱之卷与众书友分享，其时于修正、补缺，乃至书部取舍颇费一番功夫，此中辛劳百味不再赘述。望诸位书友细心品读，若能从中有所得，亦是对吾等无限慰藉。

甲午年丙寅月壬申日 龙头节  
掌阅编辑部书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愍（读que，四声。）。汉族，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gui一声nie四声。圭臬是指土圭和水臬。古代测日影、正四时和测量土地的仪器。引申为某种事物的标尺、准则和法度；可以据此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根据。），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



## 第一章

### 一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

### 二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

### 三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sup>①</sup>，“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sup>②</sup>，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sup>③</sup>，“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sup>④</sup>，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①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②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③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④元好问《颍亭留别》：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

---

## 四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

## 五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美术：指艺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

## 六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

## 七

“红杏枝头春意闹”<sup>①</sup>，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sup>②</sup>，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 典故

①宋祁《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②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 八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sup>①</sup>，何遽(何遽：怎么就，表反问。)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sup>②</sup>。“宝帘闲挂小银钩”<sup>③</sup>，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sup>④</sup>也。

## 典故

①杜甫《水槛遣心二首》之一：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②杜甫《后出塞五首》之二：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筋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嫫姚。

③秦观《浣溪沙》：漠漠清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④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 九



严沧浪(严沧浪：严羽，字仪卿，一字丹邱，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南宋诗人、诗论家。)《诗话》谓：“盛唐诸公(一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当作“彻”)玲珑，不可凑拍(凑拍：意为生硬地结合在一起，即诗歌中创作者心灵与客观反映对象没有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没有达到物我和一的境界，有生硬勉强结合的意味。)(当作‘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当作‘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sup>①</sup>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阮亭：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清初诗人，诗论家。所创立之神韵说诗论，对清代诗坛影响很大。)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 典故

①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 十

太白(太白：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sup>①</sup>，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范文正：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之《渔家傲》<sup>②</sup>，夏英公(夏英公：夏竦(984—1050)，字子乔，曾为宰相，封英国公，北宋词人。)之《喜迁莺》<sup>③</sup>，差足继武(继武：足迹相接，比喻继续前人的事业。)，然气象已不逮矣。

## 典故

- ①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 ②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 ③夏竦《喜迁莺》：霞散绮，月沈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在流，宫阙锁清秋。瑶阶曙，金盘露，凤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

张皋文(张皋文: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清代经学家、词人、词论家。嘉庆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谓飞卿(飞卿:温庭筠(812—866),原名岐,字飞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唐代著名诗人、词人。)之词“深美闳约:读hóng,宏大。)约”<sup>①</sup>。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冯正中:冯延巳(903—960),一名延嗣,字正中,谥忠肃。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宗时,官至丞相。南唐词人。)足以当之。刘融斋(刘融斋: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清代学者。)谓飞卿“精艳(当作‘妙’)绝人”<sup>②</sup>,差近之耳。

## 典故

①张惠言《词选叙》云:“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

②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

“画屏金鸂鶒”<sup>①</sup>,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sup>②</sup>,端己(端己:韦庄(836—910),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乾宁进士。后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宰相)。五代前蜀著名诗人、词人。)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sup>③</sup>,殆近之矣。

## 典故

①温庭筠《更漏子》: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鸂鶒。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②韦庄《菩萨蛮》(五首)其一: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③冯延巳《菩萨蛮》:娇鬟堆枕钗横凤,溶溶春水杨花梦。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远(一作“寒”)。锦壶催画箭,玉佩天涯远。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

### 十三

南唐中主(南唐中主:李璟(916—961),字伯玉。徐州人。五代南唐中主,词人。)词“菡萏(菡萏:读hàndàn,荷花的别称。)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sup>①</sup>,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sup>②</sup>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sup>③</sup>,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①李璟《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②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原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③见注<sup>①</sup>。

---

### 十四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李重光:李煜(937—978),字重光,五代南唐后主,世称李后主。著名词人。)之词,神秀也。

---

### 十五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周介存: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进士,官至淮安府学教授。清代词人、词论家。)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sup>①</sup>,“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sup>②</sup>,《金荃》、《浣花》(《金荃》:《金荃集》,温庭筠词集。《浣花》:《浣花集》,韦庄词集。),能有此气象耶!



①李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②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

## 十六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sup>①</sup>。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sup>②</sup>，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①《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②《汉书·景十三王传》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

---

## 十七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 第二章

### 十八

尼采(尼采(1840—1900):德国哲学家。)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sup>①</sup>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宋道君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在位25年后,内禅太子赵桓(宋钦宗),因徽宗笃信道教,尊为教主道君皇帝。)《燕山亭》<sup>②</sup>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释迦:释迦牟尼,佛教始祖。)、基督(基督:耶稣基督,基督教始祖。)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①尼采《苏鲁支语录》:“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的书。用血写书,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经义。”

②宋徽宗《燕山亭》: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 十九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堂庑(wù)特大:气度恢弘,境界开阔高远。),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中、后二主:李璟和李煜。)词皆在《花间》(《花间》:《花间集》),

五代后蜀赵崇祚编，选录晚唐五代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 二十

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sup>①</sup>，余谓韦苏州(韦苏州：韦应物(737—约790)，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曾为苏州刺史，故称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sup>②</sup>，孟襄阳(孟襄阳：孟浩然(689或691—740)，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唐代诗人。)之“疏雨滴梧桐”<sup>③</sup>，不能过也。

### 典故

①冯延巳《醉花间》：晴雪小园春未到，池边梅自早。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山川风景好，自古金陵道。少年看却老。相逢莫厌醉金杯，别离多，欢会少。

②韦应物《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幽人寂无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渡高阁。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

③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尝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

## 二十一

欧九(欧九：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sup>①</sup>，晁补之(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巨野(今属山东)人。北宋文学家。)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sup>②</sup>，但欧语尤工耳。

### 典故

①欧阳修《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樽前。

②冯延巳《上行杯》：落梅着雨消残粉，云重烟轻寒食近。罗幕遮香，柳外秋千出画墙。春山颠倒钗横凤，飞絮入帘春睡重。梦里佳期，只许庭花与月知。

---

## 二十二

梅圣俞(梅尧臣：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北宋诗人。)《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当作‘又’)了。满地斜(当作‘残’)阳，翠色和烟老。”<sup>①</sup>刘融斋谓少游(少游：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宋词人。)一生似专学此种。<sup>②</sup>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sup>③</sup>永叔(永叔：欧阳修。)一生似专学此种。

## 典故

①梅尧臣《苏幕遮》：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翠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②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

③冯延巳《玉楼春》：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北枝梅蕊犯寒开，南浦波纹如酒绿。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见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

---

## 二十三

人知和靖(和靖：林逋(967—1028)，字君复，卒谥和靖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诗人。隐居西湖孤山，赏梅养鹤，终身不娶不仕，故人称“梅妻鹤子”。)《点绛唇》<sup>①</sup>、圣俞《苏幕遮》<sup>②</sup>、永叔《少年游》<sup>③</sup>，三阙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sup>④</sup>，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 典故

①林逋《点绛唇》：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歌，一阙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

②见第二十二则 注①。

③欧阳修《少年游》：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

④冯延巳《南乡子》：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风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

---

## 二十四

《诗经·蒹葭》<sup>①</sup>一篇最得风人深致(风人：即诗人。深致：达到精微、精深的境界。)。晏同叔(晏同叔：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诗人。)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sup>②</sup>，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①《诗·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②晏殊《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水长阔知何处。

---

## 二十五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sup>①</sup>，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sup>②</sup>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sup>③</sup>，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sup>④</sup>似之。



①《诗·小雅·节南山》：“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②见第二十四则 注②。



③陶潜《饮酒二十首》之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速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④冯延巳《鹊踏枝》：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

---

## 二十六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sup>①</sup>，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sup>②</sup>，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①见第二十四则 注②。

②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③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第三章

### 二十七

永叔“人间（当作‘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sup>①</sup>，“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当作‘共’）东（当作‘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①欧阳修《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 二十八

冯梦华(冯梦华：冯煦(1843—1927)，字梦华，号蒿庵，江苏金坛人。近代词人、词论家。)《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谓：“淮海(淮海：秦观。)、小山(小山：晏几道(约1030—约1106)，字叔原，号小山，临川(今属江西)人。晏殊第七子。北宋词人。)，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sup>①</sup>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子野：张先(990—1978)，字子夜，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北宋词人。)、方回(方回：贺铸(1052—1125)，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北宋词人。)，未足抗衡淮海也。



①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

---

## 二十九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sup>①</sup>，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①见第三则 注②。

---

## 三十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sup>①</sup>，“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sup>②</sup>，“树树皆秋色，山山尽（当作‘唯’）落晖”<sup>③</sup>，“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sup>④</sup>，气象皆相似。



①《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②屈原《楚辞·九章·涉江》中句。

③王绩《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④见第三则 注②。

---

昭明太子(昭明太子：萧统(501—532)，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朝梁武帝长子，武帝天监元年立为太子，未即位而去世，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文学家。)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sup>①</sup>王无功(王无功：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代诗人。)称薛收(薛收：字伯褒，谥献，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隋诗人薛道衡之子，隋末唐初文学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sup>②</sup>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白石：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鄞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词人。)，略得一二耳。



①萧统《陶渊明集·序》：“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②《王无功集》卷下《答冯子华处士书》：“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美成：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词人。)，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欧、秦：欧阳修、秦观。)。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sup>①</sup>，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梦窗：吴文英(约1200—约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鄞县)人。南宋著名词人。)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sup>②</sup>，所以为东坡所讥也<sup>③</sup>。



①周邦彦《解语花》：风消绛蜡，露浥红莲，灯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

②秦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gù)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③俞文豹《吹剑三录》云：“东坡问少游别后有何作？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这在黄昇《花庵词选》也有同样记载。

## 第四章

### 三十五

沈伯时(沈伯时：沈义父，字伯时。南宋词论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刘郎：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代著名诗人、哲学家。)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sup>①</sup>。



①《四库提要》“乐府指迷”条云：“又谓：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玉筋’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箨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接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

---

### 三十六

美成《青玉案》(当作《苏幕遮》)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sup>①</sup>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sup>②</sup>，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①周邦彦《苏幕遮》：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②姜夔《念奴娇》：

（余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余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揭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

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酒菇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人西风南浦。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多少，几回沙际归路。

又，姜夔《惜红衣》：

（吴兴号水晶宫，荷花盛丽。陈简斋云：“今年何以报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见矣。丁未之夏，予游千岩，数往来红香中，自度此曲，以无射宫歌之。）

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余无力。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墙头换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岑寂，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

---

## 三十七

东坡《水龙吟》咏杨花<sup>①</sup>，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章质夫：章粲(jié) (?—1106)，字质夫，官至资政殿学士。北宋词人。)词<sup>②</sup>，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①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②章粲《水龙吟》：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霏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

## 三十八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sup>①</sup>为最工，邦卿(邦卿：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汴(今河南开封)人。南宋词人。)《双双燕》<sup>②</sup>次之。白石《暗香》《疏影》<sup>③</sup>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sup>④</sup>等句何如耶？

## 典故

①见第三十七则 注①。

②史达祖《双双燕》：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③姜夔《暗香》、《疏影》：

(辛亥之冬，余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肄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疏影》：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④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白白头。

---

## 三十九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sup>①</sup>，“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sup>②</sup>，“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sup>③</sup>，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 典故

①姜夔《扬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茅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②姜夔《点绛脣》（丁未东过吴松作）：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③见第三十六则 注②。

## 四十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陶、谢：陶渊明、谢灵运。）之诗不隔，延年（延年：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南朝宋诗人，与谢灵运齐名，时称“颜谢”。）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山谷：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他出于苏轼门下，而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sup>①</sup>、“空梁落燕泥”<sup>②</sup>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原作‘犹’）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原作‘上’）”<sup>③</sup>，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袂清愁，花消英气”<sup>④</sup>，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①谢灵运《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②薛道衡《昔昔盐》：垂柳覆金堤，靡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③见第二十三则 注③。

④姜夔《翠楼吟》：

（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问之，颇能道其事，还吴为余言之；兴怀昔游，且仿今之离索也。）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袂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 第五章

### 四十一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sup>①</sup>“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sup>②</sup>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sup>③</sup>“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sup>④</sup>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①《古诗十九首》之十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②《古诗十九首》之十三：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③见第三则 注③。

④《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

### 四十二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

### 四十三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剑南：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颀颀者，唯一幼安(幼安：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时，家乡山东以北被金兵占领。二十一岁时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南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和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有志于抗金，为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耳。近人祖南宋而祧(祧：读tiāo，承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梦窗：吴文英。)，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sup>①</sup>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①萧统《陶渊明集·序》赞美陶潜的作品“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

---

### 四十四

东坡之词旷，稼轩(稼轩：辛弃疾。)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

### 四十五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sup>①</sup>。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①语见《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

## 四十六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梅溪：史达祖。)、玉田(玉田：张炎(1248—1314年以后)，字叔夏，号玉田、乐笑翁，临安(今属浙江)人。南宋词人。)、草窗(草窗：周密(1232—1298)，字公瑾，号草窗、四水潜夫等，吴兴(今属浙江)人。南宋词人。)、西麓(西麓：陈允平，字君衡，一字衡仲，号西麓，南宋词人。)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

## 四十七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sup>①</sup>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①辛弃疾《木兰花慢》：

(中秋饮酒达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 第六章

### 四十八

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出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sup>①</sup>  
此二语令人解颐。



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论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索何处矣。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

### 四十九

介存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sup>①</sup>。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愁怨”<sup>②</sup>二语乎？



①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况其佳者，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

②吴文英《踏莎行》：润玉笼绡，檀樱倚扇。绣圈犹带脂香浅。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压压愁鬟乱。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香瘢新褪红丝腕。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

---

## 五十

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零乱碧。”<sup>①</sup>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sup>②</sup>

## 典故

①吴文英《秋思》：堆枕香鬟侧。骤夜声、偏称画屏秋色。风碎串珠，润侵歌板，愁压眉窄。动罗篔清商，寸心低诉叙怨抑。映梦窗，零乱碧。待涨绿春深，落花香泛，料有断红流处，暗题相忆。欢酌。檐花细滴。送故人、粉黛重饰。漏侵琼瑟。丁东敲断，弄晴月白。怕一曲、《霓裳》未终，催云骖凤翼。叹谢客、犹未识。漫瘦却东阳，灯前无梦到得。路隔重云雁北。

②张炎《祝英台近》：水痕深，花信足，寂寞汉南树。转首青阴，芳事顿如许。不知多少消魂，夜来风雨。犹梦到、断红流处。最无据。长年息影空山，愁入庾郎句。玉老田荒，心事已迟暮。几回听得啼鹃，不如归去。终不似、旧时鹦鹉。

---

## 五十一

“明月照积雪”<sup>①</sup>、“大江流日夜”<sup>②</sup>、“中天悬明月”<sup>③</sup>、“长河落日圆”<sup>④</sup>，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康熙进士，官至一等侍卫。清代著名词人。)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sup>⑤</sup>，《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sup>⑥</sup>差近之。

## 典故

①谢灵运《岁暮》：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已催。

②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鸂鶒，玉绳低建章。驱车鼎门

外，思见昭丘阳。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罽罗者，寥廓已高翔。

③见第八则 注②。

④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⑤纳兰性德《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⑥纳兰性德《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

## 五十二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

## 五十三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陈卧子：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进士。抗清将领，明末诗人。）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sup>①</sup>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①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

## 第七章

### 五十四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 五十五

诗(诗：指《诗经》，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含风、雅、颂共305篇。)之《三百篇》、《十九首》(《十九首》：即乐府组诗《古诗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花庵》：即《花庵词选》：是一部罗宏富且编排有序的词选，它全面展示了从唐到宋直至此书编定之时文人词发展的几百年历程。前后共20卷，收词1000多首。《草堂》：即《草堂诗余》，词总集，题何士信編集。原编二卷，今传前后两集，各二卷，主要录选宋人词，间有唐、五代作品。)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中材：中等才能。)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振拔：振奋自拔。)者矣。

### 五十六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豁人耳目：开扩眼界，使耳目清新。）。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

## 五十七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美刺：称美与讽恶。投赠：赠送。）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

## 五十八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sup>①</sup>四字，才有馀也。梅村（梅村：即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歌行，则非隶事（隶事：以故事相隶属，谓引用典故。）不办。白、吴（白、吴：指白居易和吴伟业。）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①白居易《长恨歌》：金阙西厢叩玉扃（读jiōng，三声。），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

## 五十九

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殆：大概，几乎。）有韵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

---

---

## 六十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美成：周邦彦(1056—1121)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能入而不出。白石(白石：姜夔(ku í)(1154—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汉族，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南宋文学家、音乐家。)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

## 六十一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

## 六十二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sup>①</sup>，“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读kan，三声。)轲长苦辛”<sup>②</sup>，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sup>③</sup>之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sup>④</sup>恶其游也。



①《古诗十九首》其二：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②《古诗十九首》其四：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轲长苦辛。

③金应圭《词选·后序》：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

④《论语·子罕》：康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

## 六十三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马东篱：马致远，生卒年不详，字千里，号东篱，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为此也。

---

## 六十四

白仁甫(白仁甫：白朴(1226—约1306)，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籟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稼轩：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宣统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定武城南寓庐。

## 第八章

### 一

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sup>①</sup>



①姜夔《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 二

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霭先生（春）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馀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如《南史·羊元保传》之“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皆从k得声。《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是北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炫之重游洛阳，追忆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概况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之“犷奴慢骂”，“犷、奴”二字，皆从n得声。“慢、骂”二字，皆从m得声也。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梁武帝“后牖有朽柳”，“后、牖、有”三字，双声而兼叠韵。“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u。刘孝绰之“梁皇长康强”，“梁、长、强”三字，其母音皆为ian也。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

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也。

---

### 三

世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

---

### 四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殆：大概，几乎。)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

### 五

曾纯甫(曾纯甫：即曾觌(读di，二声。))(1109—1180)字纯甫，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其词语言婉丽，风格柔媚。)中秋应制，作《壶中天慢》词，自注云：“是夜，西兴亦闻天乐。”谓宫中乐声，闻于隔岸也。毛子晋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sup>①</sup>近冯梦华复辨其诬。不解“天乐”二字文义，殊笑人也。



①毛晋跋《海野词》：进月词，一夕西兴，共闻天乐，岂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耶？

---

## 六

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华赡：华美富丽，多用以形容文辞)，惜少真味。

---

## 七

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

---

## 八

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sup>①</sup>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



① 晋宋齐辞《子夜歌》：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亿。

---

## 九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牛峤：牛峤，字松卿(约公元890年前后在世)，一字延峰，陇西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大顺初前后在世。)之“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sup>①</sup>，顾夔(顾夔，五代词人。生卒年、籍贯及字号均不详。顾夔能诗善词。《花间集》收其词55首，全部写男女艳情。)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sup>②</sup>，欧阳修(“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该句实出自柳永《蝶恋花》，非欧阳修，系作者笔误。)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sup>③</sup>，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sup>④</sup>。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



- ①牛峤《菩萨蛮·玉楼冰簟》：玉楼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钿落。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
- ②顾夔《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 ③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④周邦彦《庆宫春》：云接平冈，山围寒野，路回渐展孤城。衰柳啼鸦，惊风驱雁，动人一片秋声。倦途休驾，淡烟里，微茫见星。尘埃憔悴，生怕黄昏，离思牵萦。华堂旧日逢迎。花艳参差，香雾飘零。弦管当头，偏怜娇凤，夜深簧暖笙清。眼波传意，恨密约，匆匆未成。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 十三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

### 十四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sup>①</sup>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①贾岛《忆江上吴处士》：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团。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 第九章

### 十五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即指周邦彦,柳永,苏轼,辛弃疾。)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sup>①</sup>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屯田:即柳永,因其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之《八声甘州》<sup>②</sup>,东坡之《水调歌头》<sup>③</sup>,则伧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



①周邦彦《浪淘沙慢》:晓阴重,霜凋岸草,雾隐城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阙。正拂面、垂杨堪揽结。掩红泪、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惟是轻别。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罗带光消纹袂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

②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③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稼轩《贺新郎》词《别茂嘉十二弟》<sup>①</sup>，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①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 十七

稼轩《贺新郎》<sup>①</sup>词：“柳暗凌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又《定风波》<sup>②</sup>词：“从此酒酣明月夜。耳热。”“绿”、“热”二字，皆作上去用。与韩玉《东浦词·贺新郎》<sup>③</sup>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sup>④</sup>以“夜”、“谢”叶“食”、“月”，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



①辛弃疾《贺新郎》：柳暗凌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千里潇湘葡萄涨，人解扁舟欲去。又檣燕、留人相语。艇子飞来生尘步，唾花寒、唱我新番句。波似箭，催鸣橹。黄陵祠下山无数。听湘娥、泠泠曲罢，为谁情苦？行到东吴春已暮，正江阔潮平稳渡。望金雀觚棱翔舞。前度刘郎今重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

愁为倩，么弦诉。

②辛弃疾《定风波》（自和）：金印累累佩陆离，河梁更赋断肠诗。莫拥旌旗真个去。何处。玉堂元自要论思。且约风流三学士。同醉。春风看试几枪旗。从此酒酣明月夜。耳热。那边应是说依时。

③韩玉《贺新郎》（咏水仙）：绰约人如玉。试新妆、娇黄半绿，汉宫匀注。倚傍小栏闲凝伫，翠带风前似舞。记洛浦当年俦侣。罗袜生尘香冉冉，料征鸿微步凌波女。惊梦断，楚江曲。春工若见应为主。忍教都、闲亭邃管，冷风凄雨。待把此花都折取，和泪连香寄与。须信道离情如许。烟水茫茫斜照里，是骚人《九辨》招魂处。千古恨，与谁语？

④韩玉《卜算子》：杨柳绿成阴，初过寒食节。门掩金铺独自眠，那更逢寒夜。强起立东风，惨惨梨花谢。何事王孙不早归，寂寞秋千月。

## 十八

谭复堂《篋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精实有馀，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庵辈，则偶乎远矣。

---

## 十九

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垞谓：“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sup>①</sup>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潘四农（德舆）曰：“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刘融斋（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虽止庵词颇浅薄，潘刘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也。



①朱彝尊《词综发凡》：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

---

## 二十

唐五代北宋词，可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彩花耳。湘真（湘真：即湘真词，明代诗词名家陈子龙词集。）且然，况其次也者乎？

---

## 二十一

《衍波词》(《衍波词》:清初文学家王士禛的词集。)之佳者,颇似贺方回。虽不及容若,要在浙中诸子之上。

## 二十二

近人词,如复堂(复堂:即谭献(1832~1901),近代词人、学者。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词之深婉,彊村(彊村:朱祖谋(1857—1931)原名朱孝臧,字藟生,一字古微,一作古薇,号沅尹,又号彊村,浙江吴兴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词之隐秀,皆在半塘老人(半塘老人:王鹏运(1849—1904)晚清官员、词人。字佑遐,一字幼霞,中年自号半塘老人,又号鹜翁,晚年号半塘僧鹜。与况周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上。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临川:即王安石。)、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见及。

## 二十三

宋直方《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sup>①</sup>谭复堂《蝶恋花》:“连理枝头依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sup>②</sup>可谓寄兴深微。



①宋直方《蝶恋花》:宝枕轻风秋梦薄。红敛双蛾,颠倒垂金雀。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偏是断肠花不落,人苦伤心,镜里颜非昨。曾误当初青女约,至今霜夜思量著。

②谭献《蝶恋花》:帐里迷离香似雾,不烬炉灰,酒醒闻馀语。连理枝头依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莲子青青心独苦,一唱将离,日日风兼雨。豆蔻香残杨柳暮,当时人面无寻处。

## 第十章

### 二十四

《半塘丁稿》中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乃《鹧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郁伊恹恹，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殊未为允也<sup>①</sup>。



①王鹏运和冯延巳《鹊踏枝》十首：

其一：

落蕊残阳红片片，懊恨比邻，尽日流莺转。似雪杨花吹又散，东风无力将春限。慵把香罗裁便面，换到轻衫，欢意垂垂浅。襟上泪痕犹隐见，笛声催按梁州遍。

其二：

漫说目成心便许，无据杨花，风里频来去。怅望朱楼难寄语，伤春谁念司勋误？枉把游丝牵弱缕，几片闲云，迷却相思路。锦帐珠帘歌舞处，旧欢新恨思量否？

其三：

望远愁多休纵目，步绕珍丛，看笋将成竹。晓露暗垂珠簾簌，芳林一带如新浴。檐外春山森碧玉，梦里骖鸾，记过清湘曲。自定新弦移雁足，弦声未抵归心促。

其四：

斜日危阑凝伫久，问讯花枝，可是年时旧？浓睡朝朝如中酒，谁怜梦里人消瘦。香阁帘栊烟阁柳，片霎氤氲，不信寻常有。休遣歌筵回舞袖，好怀珍重春三后。

其五：

昼日恹恹惊夜短，片霎欢娱，那惜千金换。燕晚莺颦春不管，敢辞弦索为君断。隐隐轻雷闻隔岸，暮雨朝霞，咫尺迷云汉。独对舞衣思旧伴，龙山极目烟尘满。

其六：

风荡春云罗样薄，难得轻阴，芳事休闲却。几日啼鹃花又落，绿笺莫忘深深约。老去吟情浑寂寞，细雨檐花，空忆灯前酌。隔院玉箫声乍作，眼前何物供哀乐。

其七：

谁遣春韶随水去？醉倒芳尊，望却朝和暮。换尽大堤芳草路，倡条都是相思树。蜡烛有心灯解语，泪尽唇焦，此恨消沈否？坐对东风怜弱絮，萍飘后日知何处。

其八：

对酒肯教欢意尽？醉醒恹恹，无那怵春困。锦字双行笺别恨，泪珠界破残妆粉。轻燕受风飞远近，消息谁传，盼断乌衣信。曲几无憀闲自隐，镜奁心事孤鸾鬓。

其九：

几见花飞能上树，难系流光，枉费垂杨缕。箜篌斜飞排锦柱，只伊不解将春去。漫诩心情黏地絮，容易飘飏，那不惊风雨。倚遍阑干谁与语？思量有恨无人处。

其十：

谱到阳关声欲裂，亭短亭长，杨柳那堪折。挑菜湔裙春事歇，带罗羞指同心结。千里孤光同皓月，面角吹残，风外还呜咽。有限坠欢争忍说，伤生第一生离别。

---

## 二十五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sup>①</sup>、永叔《蝶恋花》<sup>②</sup>、子瞻《卜算子》<sup>③</sup>，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sup>④</sup>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①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鸂鶒。

②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③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梧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④王士禛《花草蒙拾》：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

---

## 二十六

贺黄公谓：“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赏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sup>①</sup>然“柳昏花暝”自是欧、秦辈句法，前后有画工化工之殊。吾从白石，不能附和公矣。



①史达祖《双双燕》（咏燕）：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往，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暗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娥，日日画栏独凭。

---

## 二十七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sup>①</sup>此遗山《论诗绝句》也。梦窗、玉田辈，当不乐闻此语。



①出自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二十九。

---

## 二十八

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

## 二十九

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sup>①</sup>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



①出自朱熹《清邃阁论诗》。

---

### 三十

“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sup>①</sup>“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sup>②</sup>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许笔力！



①史达祖《喜迁莺》：月波凝滴，望玉壶天近，了无尘隔。翠眼圈花，冰丝织练，黄道宝光相直。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最无赖，是随香趁烛，曾伴狂客。踪迹。漫记忆。老了杜郎，忍听东风笛。柳院灯疏，梅厅雪在，谁与细倾春碧。旧情拘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怕万一，误玉人夜寒帘隙。

②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冷，一抹荒烟。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

### 三十一

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

---



和凝《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沉树杪。梦断锦阁空悄悄。强起愁眉小。”此词前半，不减夏英公《喜迁莺》<sup>①</sup>也。



①夏竦《喜迁莺令》：霞散绮，月垂钩。帘卷未央楼。夜凉银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瑶台树，金茎露。凤髓香盘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

宋《李希声诗话》曰：“唐（当作‘古’）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以降，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也。

自竹垞（竹垞：清朱彝尊别号。因家有竹垞，故称。）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sup>①</sup>，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褻谑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古人云：小好小惭，大好大惭<sup>②</sup>，洵非虚语。



①朱彝尊《书绝妙好词后》：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尽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

②韩愈《与冯宿论文书》：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矣。

---

## 三十五

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

---

## 三十六

余友沈听伯（紘）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阙云：“帘外东风随燕到。春色东来，循我来时道。一霎围场生绿草，归迟却怨春来早。锦绣一城春水绕。庭院笙歌，行乐多年少。著意来开孤客抱，不知名字闲花鸟。”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南宋人不能道也。

## 第十一章

### 三十七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sup>①</sup>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丘垄，异日谁知与仲多？”<sup>②</sup>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 ①罗隐《炀帝陵》：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 ②唐彦谦《仲山》（高祖兄仲山隐居之所）：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汉山河。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

---

### 三十八

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如《雪舟胜语》谓：“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严蕊奴。”朱晦庵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词云“住也如何住”云云<sup>①</sup>。按：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觞者，见朱子《纠唐仲友奏牍》<sup>②</sup>。则《齐东野语》所纪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①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七引《雪舟胜语》：唐悦斋仲友字与正，知台州。朱晦庵为浙东提举，数不相得，至于互申。寿皇问宰执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悦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捕送图圉。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决，蕊奴乞自便。宪使问去将安归？蕊奴赋《卜算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又终须去。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宪笑而释之。

②朱熹《朱子大全》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状》：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待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

---

## 三十九

《沧浪》<sup>①</sup>、《风兮》<sup>②</sup>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后此之王褒、刘向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者，实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陶渊明，而前此曹、刘，后此陈子昂、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



①《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②《论语·微子》：楚狂接与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己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矣！

---

## 四十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

## 四十一

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

## 四十二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儂薄(儂薄：轻浮；慧黠。)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

---

## 四十三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

## 四十四

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读《草堂诗余》，令人回想韦毅《才调集》。读朱竹垞《词综》，张皋文、董子远《词选》，令人回想沈德潜《三朝诗别裁集》。

---

## 四十五

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大似袁简斋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竹垞以降之论词者，大似沈归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

## 四十六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玉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

## 四十七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sup>①</sup>。”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



①屈原《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

## 四十八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 第十二章

一

蕙风词(蕙风词：词集，近人况周颐(号蕙风)作。一卷。况氏共有词九种，合刊为《第一生修梅花馆词》，后删定为《蕙风词》一卷。)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疆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

二

蕙风《洞仙歌》(秋日游某氏园)<sup>①</sup>及《苏武慢》(寒夜闻角)<sup>②</sup>二阙，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过之。



①况周颐《洞仙歌》(秋日独游某氏园)：一晷闲缘借。便意行散缓，消愁聊且。有花迎径曲，鸟呼林罅。秋光取次披图画。恣远眺、登临台与榭。堪潇洒。奈脉断征鸿，幽恨翻萦惹。忍把。鬓丝影里，袖泪寒边，露草烟芜，付与杜牧狂吟，误作少年游冶。残蝉肯共伤心话。问几见，斜阳疏柳挂。谁慰藉，到重阳，插菊携萸事真假。酒更贳。更有约东篱下。怕蹉跎霜讯，梦沈人悄西风乍。

②况周颐《苏武慢》(寒夜闻角)：愁入云遥，寒禁霜重，红烛泪深人倦。情高转抑，思往难回，凄咽不成清变。风际断时，迢递天街，但闻更点。枉教人回首，少年丝竹，玉容歌管。凭作出、百绪凄凉，凄凉惟有，花冷月闲庭院。珠帘绣幕，可有人听？听也可曾肠断？除却塞鸿，遮莫城乌，替人惊惯。料南枝明日，应减红香一半。

以上赵万里录自《蕙风琴趣评语》。

---

### 三

疆村词，余最赏其《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sup>①</sup>”二阙，笔力峭拔，非他词可能过之。



①朱孝臧《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坏霞如赭水如笏。为谁无尽写江天。并舫风弦弹月上，当窗山髻挽云还，独经行处未荒寒。

---

### 四

蕙风《听歌》诸作，自以《满路花》<sup>①</sup>为最佳。至《题香南雅集图》诸词，殊觉泛泛，无一言道着。



①况周颐《满路花》（疆村有听歌之约，词以坚之。）：虫边安枕簟，雁外梦山河。不成双泪落，为闻歌。浮生何益，尽意付消磨。见说襄中秀，曼睩修蛾。旧家风度无过。凤城丝管，回首惜铜驼。看花馀老眼，重摩挲。香尘人海，唱彻《定风波》。点鬓霜如雨，未必愁多。问天边问嫦娥。以上赵万里自《丙寅日记》所记先生论学语中摘出。

---

### 五

（皇甫松）词，黄叔旸称其《摘得新》<sup>①</sup>二首，为有达观之见。余谓不若《忆江南》<sup>②</sup>二阙，情味深长，在乐天、梦得上也。





①皇甫松《摘得新》其一：酌一卮。须教玉笛吹。锦筵红蜡烛，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

其二：摘得新。枝枝叶叶春。管弦兼美酒，最关人。平生都得几十度，展香茵。

②皇甫松《忆江南》其一：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

其二：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

## 六

■ 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sup>①</sup>可知矣。



①《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缛满眼。延年终身病之。又钟嵘《诗品》：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

---

## 七

■（毛文锡）词比牛、薛诸人，殊为不及。叶梦得谓：“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殊不知流于率露。诸人评庸陋词者，必曰：‘此仿毛文锡之《赞成功》<sup>①</sup>而不及者。’”其言是也。



①毛文锡《赞成功》：海棠未坼，万点深红。香包绒结一重重。似含羞态，邀勒春风。蜂来蝶去，任绕芳丛。昨夜微雨，飘洒庭中，忽闻声滴井边桐。美人惊起，坐听晨钟。快教折取，戴玉珑璁。

---

## 八

（魏承班）词，逊于薛昭蕴、牛峤，而高于毛文锡，然皆不如王衍。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

---

## 九

（顾）夔词在牛给事、毛司徒间。《浣溪沙》（春色迷人）<sup>①</sup>一阙，亦见《阳春录》。与《河传》<sup>②</sup>、《诉衷情》数阙，当为夔最佳之作矣。



①顾夔《浣溪沙》：春色迷人恨正赊，可堪荡子不还家。细风轻露著梨花。帘外有情双燕颺，槛前无力绿杨斜，小屏狂梦极天涯。

②顾夔《河传》其一：燕颺。晴景。小窗屏暖，鸳鸯交颈。菱花掩却翠鬟欹，慵整。海棠帘外影。绣帏香断金鸂鶒。无消息。心事空相忆。倚东风。春正浓。愁红。泪痕衣上重。

---

## 十

（毛熙震）周密《齐东野语》称其词新警而不为儂薄。余尤爱其《后庭花》，不独意胜，即以调论，亦有隽上清越之致，视文锡蔑如也。

---

## 十一

（闾选）词唯《临江仙》<sup>①</sup>第二首有轩翥之意，徐尚未足与于作者也。

## 典故

①闾选《临江仙》：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轻拂仙坛。宝衣行雨在云端。画帘深殿，香雾冷风残。欲问楚王何处去？翠屏犹掩金鸾。猿啼明月照空滩。孤舟行客，惊梦亦艰难。

### 十二

昔沈文选深赏（张）泌“绿杨花扑一溪烟<sup>①</sup>”为晚唐名句。然其词如“露浓香泛小庭花<sup>②</sup>”，较前语似更幽艳。

## 典故

①张泌《洞庭阻风》：空江浩荡景萧然，尽日菰蒲泊钓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情多莫举伤春日，愁极兼无买酒钱。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

②张泌《浣溪沙》：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

### 十三

（孙光宪（孙光宪（？—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五代荆南词人。有词八十余首，王国维辑为《沈中丞词》。）词）昔黄玉林（黄玉林：黄昇。）赏其“一庭疏雨湿春愁”<sup>①</sup>为古今佳句。余以为不若“片帆烟际闪孤光”<sup>②</sup>尤有境界也。

以上录自《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诸跋。

## 典故

①孙光宪《浣溪沙》：揽镜无言泪欲流，凝情半日懒梳头。一庭疏雨湿春愁。杨柳只知伤怨别，杏花应信损娇羞，泪沾魂断辍离忧。

②孙光宪《浣溪沙》：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

---

## 十四

先生（周清真（周清真：周邦彦。））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张叔夏：张炎。）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摩诘：王维（699—759），字摩诘。诗、书、画皆臻一流，苏轼誉之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方回、叔原：贺铸、晏几道。）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

---

## 十五

先生之（清真）词，陈直斋（陈直斋：陈振孙，号直斋，南宋藏书家。）谓其多用唐人诗句。鬯括（鬯（yīn）括：原义是矫正曲木的工具，而词的鬯括则是将其他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入律，浑然天成。张玉田（张玉田：张炎。）谓其善于融化诗句，然此不过一端。不如强焕（强焕：南宋文学家。）云：“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为知言也。

---

## 十六

山谷（山谷：黄庭坚。）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sup>①</sup>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铸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清真）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

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sup>②</sup>。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sup>③</sup>。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sup>④</sup>。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



①见释惠洪《冷斋夜话》。

②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著述二》云：“案先生词集，其古本则见于《景定严州续志》、《花庵词选》者曰《清真诗余》。见于《词源》者曰《圈法美成词》。见于《直斋书录》者曰《清真词》，曰《曹杓注清真词》。又与方千里、杨泽民《和清真词》合刻者曰《三英集》。（见毛晋《方千里和清真词跋》）子晋所藏《清真集》，其源亦出宋本，加以溧水本，是宋时已有七本。别本之多，为古今词家所未有。”

③宋人和《清真词》全词者有方千里、杨泽民《和清真词》以及陈允平《西麓继周集》三家。宋人注《清真词》者有曹杓、陈元龙两家。曹注已佚，陈注即《疆村丛书》本《片玉集》。

④宋人笔记周邦彦轶事甚多。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事迹一》中一一考辨辨诬，指出其皆为无稽之谈。王国维于《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云：“先生立身颇有本末，而为乐府所累。遂使人间异事皆附苏秦，海内奇言尽归方朔”。

## 第十三章

### 十七

楼忠简(楼忠简：楼钥(1137—1213)，字子炳，号玫瑰主人。南宋文学家。)谓(清真)先生妙解音律，惟王晦叔(王晦叔：王灼，字晦叔，号颐堂，南宋文学家。本则所引“江南某氏”七句，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碧鸡漫志》谓：“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则集中新曲，非尽自度。然顾曲名堂，不能自己<sup>①</sup>，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惟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以上录自《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①楼钥《攻媿集·清真先生文集序言》云：“(周邦彦)风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不能自己。”

### 十八

(《云谣集杂曲子》)《云谣集杂曲子》：敦煌石窟藏唐人抄本，共30首，为现存最早词总集，主要为民间作品。)《天仙子》词<sup>②</sup>，特深峭隐秀，堪与飞卿、端己(飞卿、端己：温庭筠、韦庄。)抗行。

以上录自《观堂集林·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



①《天仙子》：

燕语啼时三月半。烟蘸柳条金线乱。五陵原上有仙娥，携歌扇。香烂漫。留祝九华云一片。犀玉满头花满面。负妾一双偷泪眼。泪珠若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

燕语莺啼惊教梦。羞见鸾台双舞凤。天仙别后信难通，无人问，桃花洞。休把同心千遍弄。叵耐不知何处去。正时花开谁是主。满楼明月夜三更，无人语。泪如雨。便是思君肠断处。

十九

（王（王：王周士。））以凝词句法精壮，如和虞彦恭寄钱逊叔《暮山溪》一阙<sup>①</sup>、重午登霞楼《满庭芳》一阙<sup>②</sup>、舣舟洪江步下《浣溪沙》一阙<sup>③</sup>，绝无南宋浮艳薄薄之习。其他作亦多类是也。

以上录自《观堂别集·跋〈王周士词〉》



①王周士《暮山溪》：平山堂上，侧盏歌南浦。醉望五州山，渺千里、银涛东注。钱郎英远，满腹贮精神。窥素壁，墨栖鸦，历历题诗处。风裘雪帽，踏遍荆湘路。回首古扬州，沁天外、残霞一缕。德星光次，何日照长沙。《渔夫曲》、《竹枝词》，万古歌来暮。

②王周士《满庭芳》：千古黄州，雪堂奇胜，名与赤壁齐高。竹楼千字，笔势压江涛。笑问江头皓月，应曾照、今古英豪。菖蒲酒，罍（yǐ）尊无恙，聊共访临臯。陶陶。谁晤对，梨花吐论，宫锦纫袍。借银涛雪浪，一洗尘劳。好在江山如画，人易老、双鬓难茆。升平代，凭高望远，当赋反离骚。

③王周士《浣溪沙》：起看船头蜀锦张，沙汀红叶舞斜阳。杖挈惊起睡鸳鸯。木落群山雕玉口，霜和冷月澄澄江。疏篷今夜梦潇湘。

二十

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独文愍（愍：读mǐn，忧伤。）（夏言）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

以上录自《观堂外集·桂翁词跋》

---

## 二十一

欧公《蝶恋花》“面旋落花”云云<sup>①</sup>，字字沉响，殊不可及。

以上陈乃乾录自先生旧藏《六一词》眉间批语。



①欧阳修《蝶恋花》：面旋落花风荡漾。柳重烟深，雪絮飞来往。雨后轻寒犹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怅。枕畔屏山围碧浪。翠被华灯，夜夜空相向。寂寞起来褰绣幌。月明正在梨花上。

---

## 二十二

《片玉词》“良夜灯光簇如豆”<sup>①</sup>一首，乃改山谷《忆帝京》词<sup>②</sup>为之者，似屯田最下之作，非美成所直有也<sup>③</sup>。

以上陈乃乾录自先生旧藏《片玉词》眉间批语。



①周邦彦《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罢歌阑人散后。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玉体倦人情何厚。轻惜轻怜转唧口留。雨散云收眉儿皱。只愁彰露，那人知后。把我来僝僽。

②黄庭坚《忆帝京》：银烛生花如红豆。占好事，而今有。人醉曲屏深，借宝瑟，轻招手。一阵白苹风，故灭烛，教相就。花带雨，冰肌香透。恨啼鸟，辘轳声晓。岸柳微凉吹残酒。断肠时，至今依旧。镜中消瘦。那人知後。怕夸你来僝僽。

③杨易霖《周词订律补遗》上本词后注云：“王静安先生云：‘此词乃改山谷《忆帝京》词为之者，决非美成作。’案：《绿窗新话》引《古今词话》，淮海《御街行》词与美成此词亦多相合，未知孰是。”似杨氏亦曾悉先生有此语，惟不知所见之处耳。

---



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sup>①</sup>少游之“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乱燕泥香”<sup>②</sup>，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



①温庭筠《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

②秦观《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宝篆烟销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

---

白石尚有骨，玉田则一乞人耳。

---

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sup>①</sup>。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



①“一笑百媚生”：语出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

## 二十六

周介存谓：“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孙过庭：字虔礼，字过庭。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一作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或作富阳（今属浙江）人。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者。）书，但便后人模仿。”予谓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于此。

---

## 二十七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词辨》所选词，颇多不当人意。而其论词则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见也。

以上陈乃乾录自先生旧藏《词辨》眉间批语。

## 一、词的起源及宋词简述

### （一）词的起源

词大约是在初盛唐产生、从中唐以后流行起来的新诗体。词即歌词，它跟乐府歌辞的辞是一个字，本指一切可以合乐歌唱的诗体。唐代称当时流行的杂曲歌词为“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这就是我们今天用以跟诗或曲对称的词。

词有许多调子，每调有一个名称，如〈菩萨蛮〉、〈念奴娇〉等。由于配合不同的乐曲歌唱，每调的句数、每句的字数，以及用韵的位置、字声的平仄，都有一定的格式。比之五七言诗，词最显著的特点是绝大多数词调的句子都长短不齐，因此又称为“长短句”。为了乐曲的反复吟唱，每调一般分为上下二阕，称为上阕、下阕，或上片、下片。也有不分阕的单调，如〈十六字令〉、〈望江南〉等小令。至于分作三片、四片的长调，如〈瑞龙吟〉、〈莺啼序〉等，就更少了。

配合词调的音乐主要是周、隋以来从西北各民族传入的燕乐，同时包含有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清商乐。燕乐的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有二十八调，音律变化繁多，五七言诗体不容易跟它配合，长短句的歌词就应运而生。《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谓里巷之曲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俚曲小调，如〈渔歌子〉、〈望江南〉等。所谓胡夷之曲是当时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乐曲，如〈苏幕遮〉、〈菩萨蛮〉等。这些胡夷里巷之曲在城市流传过程中既不免渗入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在乐工、歌伎的传唱过程中，音乐上也不断得到加工和丰富，这就使词在情调上初步具备了自己的特征。

唐代的近体诗本来是可以合乐歌唱的，当它们不能很好配合时，就不免增减诗的字句来合乐。因此像〈浪淘沙〉、〈雨霖铃〉、〈抛球乐〉等曲词原来都是七言绝句体，后来却演变为长短句的词调。同时，在文人撰写那些胡夷里巷之曲的歌词时，又往往依照近体诗的声律要求来写。这样，词在内容、手法和声律上都显著地受到近体诗的影响，从中晚唐开始就是如此。

词由于要配合曲调歌唱，音律、字句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在配合乐曲歌唱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近体诗的声律成就，因而音乐性比较强。

### （二）宋词

词在唐五代即由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引进教坊和诗坛，但所作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慢词的大量出现，则是北宋中期的创造。

两宋词坛的勃兴是在北宋建国七八十年之后的宋仁宗赵祯时期，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人。五代时，由于君主的提倡，南唐词坛特盛，晏殊、欧阳修等出自江南旧地的江西词人，沿袭南唐余绪，以风流自命，致力于创作短章小令、轻丽之词。

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长调，为此后宋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传世的柳永《乐章集》二百余首，慢词就占一百多。著名的长调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慢词有篇幅宏大、适于铺陈的特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宋词的题材，把词的描写范围由士大夫的小庭深院引向市中都都会；同时普及了词的歌唱，使之成为雅俗共赏、“天下咏之”的文艺形式。柳永词多为歌妓所作，故始终未脱“词为艳科”的传统束缚，这一缺点他与晏殊、欧阳修相同。

另一位与柳永同时而齐名的张先，也不能免。其后以异军突起而主盟词坛的苏轼，在柳永开创的慢词长调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诗入词”，完全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传统风格，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表现多方面内容的新诗体，因而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新方向。

苏轼作词，以意为主，常常突破词律的束缚。在当时，他的门人、著名词家秦观也没有走他所开辟的道路。从秦观到李清照，一般被认为是婉约派词风的正宗。秦观有《淮海词》传世，代表作如《踏莎行》（雾失楼台）、《鹊桥仙》（纤云弄巧），声情并茂，语工而美，继承了柳永赠妓之作的遗风，而词品比他要高。

李清照曾撰《词论》，力主词“别是一家”之说。传世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写深闺中的寂寞和年轻女子惜春的心情，具有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意义；晚年避乱江南所作的《声声慢》（寻寻觅觅），通过个人流离生活的描写，反映当时的民族灾难，以传统词风抒写深沉的爱国情怀。

北宋后期的重要词人还有周邦彦。周邦彦精通词律，能自度曲，宋徽宗时曾主持过中央音乐机关大晟府，是两宋注重音律一派词人承先启后的主要代表。著有《清真集》，以“本色”、“当行”盛行于世。

南宋前期主盟词坛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的词，有《稼轩长短句》六百二十多首，著名的如《破陈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表现了当时重大的抗战、爱国主题，抒写了在把持朝政的投降派的排斥下，壮士报国无门的忧愤心情。从艺术上讲，稼轩词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将“以诗为词”进一步发展到“以文为词”，使宋词的艺术和艺术都取得了空前的杰出成就。后世以“苏、辛”并称，但辛弃疾又自成特色，一时仿效或倾慕者如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及稍后的刘过、刘克庄等，世称辛派词人。

南宋后期于辛词外别立一宗的是姜夔。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开格律词派。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如《扬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注音谱，是现存宋人词集中仅见的完整的词曲谱。

其时及稍后词坛较有影响者如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均远绍周邦彦，近师姜夔，以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为权舆，重形式而轻内容，与辛派词人走了相反的道路。倒是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刘辰翁的一些词作，成为辛弃疾、陆游等爱国词的响韵。

## 二、著名词牌名及由来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一些词牌，除了正名之外，还标有异名，或同名异调。

常见的词牌名有：

1. 望江南：本名《谢秋娘》，李德裕为亡妓谢秋娘作，因白居易词中有“能不忆江南”，而改名《忆江南》，又名《梦江南》、《望江南》、《江南好》等。
2. 卜算子：又名《百尺楼》、《眉峰碧》、《楚天遥》等。相传是借用唐代诗人骆宾王的绰号。骆宾王写诗好用数字取名，人称“卜算子”。
3. 采桑子：原唐教坊大曲中有《采桑》，后截取一“遍”单行，取为词。又名《丑奴儿令》、《罗敷媚》等，四十四字。宋词中又创慢词，《采桑子慢》等，九十字。唐代无此词牌，始于晏殊。
4. 钗头凤：原名《撷芳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间宫苑撷芳园之名。后因陆游有“可怜孤似钗头凤”词句，故名。
5. 长相思：词牌名。原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又名《长相思令》、《相思令》等。因南朝乐府中有“上言长相思，下言夕别离”一句，故名。
6. 丑奴儿：词牌名。出自唐教坊大曲《采桑》，所以通称《采桑子》，又名《丑奴儿令》、《罗敷媚》。
7. 捣练子：词牌名。以捣衣而名。晚唐已有此词调。
8. 定风波：唐教坊曲名，敦煌曲子词中有“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流”一语。此调取名原来有平定叛乱的意思。又名《定风流》、《定风波令》等。
9. 芳心苦：原名《踏莎行》，因词中有“红衣脱尽芳心苦”，故名。
10. 风入松：唐僧人皎然有《风入松》歌，后取用为词调。
11. 八声甘州：依唐边塞曲《甘州》改制而成，因上下片八韵，故名八声。

12. 浣溪沙：又名《小庭花》。唐玄宗时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

减字浣溪沙。词牌名。减字，唐宋曲子词术语，一般填词应按谱填，但词人在声腔字数上有伸缩自由，以求旧曲出新声。这些词实际没有减字，末字“些”是语气助词，是取用楚地方言。

13. 浪淘沙：唐代教坊曲名。又名《浪淘沙令》、《过龙门》、《卖花声》。此词最早创于唐代刘禹锡和白居易。

14. 渔歌子：又名《渔父》。唐教坊曲名，词调由张志和创制。

15. 六丑：周邦彦自创。后人觉《六丑》不雅，易名为《个侬》。传说当年名妓李师师为宋徽宗唱了这支曲子，徽宗觉得这首曲调圆婉好听，就问：“是谁写的？”李师师说：“这曲子叫《六丑》，周邦彦写的新调。”徽宗召见周邦彦问：“为何取名《六丑》？”周邦彦答道：“因为它冲犯了六个宫调，那都是最好听的章调，可是要唱好它并不容易。昔日高阳氏有子六人，富才华而貌丑，故以此取为曲调的名字。”

16. 六州歌头：词牌名。原是唐代的鼓吹曲。宋时入词牌。六州指伊、凉、甘、石、氏、渭：六州各有歌曲，统称《六州》。歌头即引歌。

17. 绿罗裙：原名《生查子》，因有“记得绿罗裙”一句，取名之。

18. 卖花声：词牌名。唐教坊曲名。又名《浪淘沙》、《浪淘沙令》、《过龙门》。此曲最早创自唐代刘禹锡。初为小令，形式与七言绝句相同。其内容专咏浪淘沙。五代至宋，此调发展为长短句，内容也更广泛。

19. 满庭芳：词牌名。因柳宗元有“偶此即安居，满庭芳草积”的诗句而得。又名《满庭霜》、《江南好》、《满庭花》。

20. 木兰花：又作《玉楼春》、《西湖曲》等。唐和五代词人所填《木兰花》，句式参差不一。宋人定为七言八句。

21. 念奴娇：念奴是唐朝天宝年间的著名歌妓，因念奴音色绝妙，后人用其名为词调。

22. 破阵子：原是唐朝开国时创制的大型武舞曲《破阵乐》中一曲，后改用为词牌。

23. 菩萨蛮：原为唐教坊曲。唐代苏鹗《杜阳杂编》载：“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缨络被体，号菩萨蛮队。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

24. 青玉案：词牌名。取于东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一诗。

25. 清平乐：原为唐教坊曲名，取用汉乐府“清乐”、“平乐”这两个乐调而命名。又名《清平乐令》、《醉东风》、《忆萝月》。一说李白曾作《清平月》，恐后人伪托。

26. 鹊桥仙：词牌名。因欧阳修有词“鹊迎桥路接天津”一句，取为词名。又有一说，此调因咏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而得名。

27. 如梦令：相传后唐庄宗自制曲，因曲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一句而得名。

28. 阮郎归：词牌名。出自东汉刘晨、阮肇天台山采药遇仙女的典故。

29. 瑞鹤仙：词牌名。宋周邦彦始创，格体参差。

30. 少年游：唐无此词调，宋人晏殊作《珠玉词》中有“长似少年时”句，取之为名。又名《小阑干》、《玉腊梅枝》。

31. 霜天晓角：词牌名。又名《月当窗》、《踏月》。此词调首见于《全芳备祖前集》，宋代词人林逋取其前片的意境用为词牌名。

32. 水调歌头：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相传隋炀帝开汴河时，曾制《水调歌》，唐人演为大曲。大曲分散序、中序、入破三部分。“歌头”是中序的第一章。

33. 水龙吟：又名《龙吟曲》。取李白“笛奏龙吟水”一诗句而名之。

34. 苏幕遮：唐玄宗时教坊曲名。原曲源自西域龟兹国，“苏幕遮”意“西戎胡语”。

35. 望江南：词牌名。原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此调本名为《谢秋娘》，是唐李德裕为亡姬谢秋娘所作。后进入教坊。

36. 惜分飞：又名《惜双双》、《惜芳菲》。《词谱》中以毛滂为正曲。故此词牌可能是毛滂自创。

37. 惜奴娇：《高丽史乐志》载。宋赐大晟乐内有《惜奴娇曲破》，故此词牌名应是出自大曲。

38. 行路难：词牌名。本是古乐府杂曲歌名，内容多写世途艰难，英雄末路。后用为词调。又名《梅花引》、《小梅花》。

39. 一剪梅：出自宋代词人周邦彦词中的“一剪梅花万样娇”一句。又名《玉簪秋》、《腊梅香》。

40. 渔家傲：唐、五代词中不见此词牌，取自北宋词人晏殊的“神仙一曲渔家傲”一句。又名《吴门柳》、《忍辱仙人》、《荆溪咏》和《游仙咏》等。

41. 虞美人：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据说取名于项羽宠姬虞美人。又名《一江春水》、《玉壶冰》。

42. 雨霖铃：一作《雨淋铃》，唐教坊曲名。后用于词牌。相传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入蜀地，进斜谷，霖雨连下十数天，在栈道中闻见铃声，思念起杨贵妃，便制曲一阙，名为《雨霖铃》。

43. 昭君怨：词牌名。《乐府诗集》载王昭君出塞故事，说此调最早为昭君所创。调见苏轼的《东坡词》。又名《一痕沙》、《明妃怨》、《道无情》。

44. 鹧鸪天：唐、五代词中无此词牌。最初由北宋的宋祁所作。北宋大词家晏殊以《鹧鸪天》填词最多。在北宋词牌中《鹧鸪天》的别名最多，有《千叶莲》、《思佳客》、《思越人》、《第一香》、《醉梅花》、《鹧鸪引》、《骊歌一叠》等等。

45. 醉落魄：词牌名。又名《一斛珠》。据曹邺小说《梅妃传》载，唐玄宗封珍珠一斛密赐江妃。江妃不受，写下“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的诗句。玄宗阅后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唱之，名《一斛珠》。曲名由此而得。

46. 潇湘神：又名《潇湘曲》。唐代潇湘地带祭祀湘妃的神曲。

47. 天仙子：原唐教坊曲名，本名《万斯年》，因皇甫松词有《懊恼天仙应有以》句而改名。

48. 西江月：调名取自李白《苏台览古》“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49. 临江仙：原唐教坊曲名，最初是咏湘灵的。

50. 南歌子：原唐教坊曲名，取自张衡《南都赋》“坐南歌兮起郑舞”。

51. 沁园春：沁园本为汉代沁水公主园林，唐诗人用以代称公主园。

52. 蝶恋花：原唐教坊曲名，取自梁简文帝诗句“翻阶蛱蝶恋花情”，又名《鹊踏枝》、《凤栖梧》。



### 三、名人评王国维

#### （一）罗振玉的评价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是“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罗振玉对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也有评价：“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罗振玉

#### （二）梁启超的评价

梁启超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说：“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王国维沉湖后，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梁启超

### （三）郭沫若的评价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可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郭沫若

### （四）胡适的评价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

### （五）陈寅恪的评价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

### （六）李泽厚的评价

李泽厚先生对王国维进行了分析，他说：“（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逼迫和人生的苦痛，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一生的毁灭来做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王的遗书——李注）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 （七）鲁迅的评价

鲁迅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



鲁迅

## 四、浅析《人间词话》中的人生三境界

《人间词话》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国学大师王国维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用三句本来不相干的词精妙地道破人生之路——起初的迷惘、继而的执着和最终的顿悟。

**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取自晏殊的《蝶恋花》，原词如下：

“槛菊愁烟兰泣露，  
罗幙轻寒，  
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牋兼尺素，  
山长水阔知何处。”

译文：

“清晨栏杆外的菊花笼罩着一层愁惨的烟雾，兰花沾露似乎是饮泣的露珠。罗幕之间透露着缕缕轻寒，一双燕子飞去。明月不明白离别之苦，斜斜的银辉直到破晓还穿入朱户。”

昨天夜里西风惨烈，凋零了绿树。我独自登上高楼，望尽那消失在天涯的道路。想给我的心上人寄一封信。但是高山连绵，碧水无尽，又不知道我的心上人在何处。”

王国维先生将此借用为第一境界，旨在阐明：第一阶段是混沌迷茫，不知前路在何方。

即做学问成大事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 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蝶恋花》，原词如下：

“伫倚危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  
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  
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译文：

“我伫立在高楼上，细细春风迎面吹来，极目远望，不尽的愁思，黯黯然弥漫天际。夕阳斜照，草色蒙蒙，谁能理解我默默凭倚栏杆的心意？”

本想尽情放纵喝个一醉方休。当在歌声中举起酒杯时，才感到勉强求乐反而毫无兴味。我日渐消瘦也不觉得懊悔，为了你我情愿一身憔悴。”

王国维先生则借用为第二境界，用来说明：第二阶段是在上下而求索，历尽艰苦磨难而不悔，开始见到曦微的曙光。

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艰苦磨练，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 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取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原词是：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译文：

“像东风吹散千树繁花一样，又吹得烟火纷纷，乱落如雨。豪华的马车满路芳香。悠扬的风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西斜，一夜鱼龙灯飞舞笑语喧哗。

美人头上都戴着亮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身上香气飘洒。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千百回，猛然一回头，不经意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她。”

王国维先生借用为第三境界，旨在阐明：第三阶段是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事业成功的钥匙，顿时感到，答案原先以为远在天边，实则近在眼前。

书山有路勤为径，坚忍不拔，终有所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水到渠成，便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结语：

王国维通过深入思索和仔细琢磨，悟出了每个人成就大事业都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迷惘——求索——顿悟，细细品味，真是人生事业成功无法逾越的三个阶段，从哲学角度讲，就是人生事业成功必然经历的客观规律。

## 五、诗词中常用意象

1. 斑竹 湘妃竹。舜的妃子娥皇和女英，舜死后在湘水上啼哭，眼泪洒在竹子上，竹竿上都生了斑纹。如刘禹锡《泰娘歌》：“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

2. 比翼鸟 传说中鹣鹣只有一只眼、一只翅膀，所以一定要两只鸟在一起才能飞，比喻夫妻。如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3. 碧血 常与“丹心”连用，歌颂为国捐躯者的忠贞。如郑元佑《张御史死节歌》：“孤忠既是明丹心，三年犹须化碧血。”

4. 长城 南宋将领檀道济自称为“万里长城”。后以此称能抵御敌人入侵的英雄人物。如陆游《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5. 采薇 殷朝末年，周武王伐殷，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以臣弑君，就拦马劝阻。殷之后，两人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终饿死。后以此喻隐居避世。如王绩《野望》：“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6. 长亭 古代驿站在路上约隔十里设一长亭，五里设一短亭，供游人休息送别。后“长亭”成为送别之地的代称。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7. 尺素 语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为书信的代称。如秦观《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8. 登高 重阳有登高习俗。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9. 东山高卧 东晋谢安辞官隐居东山，后指隐居。如李白《梁园吟》：“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10. 杜康 传说杜康（字仲宁）发明了酒。后以此作为酒的代称。如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1. 东篱 语出东晋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多以“东篱”表现归隐之后的田园生活或闲雅的情致。如李清照《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12. 寒食 节日名，清明节前一天或两天。传说晋国介子推隐居山中，晋文公用烧山之法逼他出来做官，介子推不出被烧死。晋文公为纪念介子推，在其死亡之日禁止举火，只吃冷食。该节由此而来。如韩翃《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13. 汗青 古时字写在竹简上，先用火烧竹简，使其干燥，叫“杀青”；因烘时竹筒出水如汗，故又叫“汗青”。后指书稿、史书。如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4. 红豆 南方的一种植物，又叫“相思子”。古人常用以象征爱情或相思。唐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如温庭筠《新添声杨柳枝词》之二：“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15. 画眉 西汉张敞夫妻恩爱，曾为其妻画眉。后以此形容夫妻相爱。如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16. 金乌 传说太阳里有三足乌。后以“金乌”作为太阳的代称。如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

17. 连理枝 连生在一起的两棵树的树枝，比喻恩爱夫妻。如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18. 劳歌 在劳劳亭送客时唱的歌。劳劳亭旧址在南京，是古代著名的送别之地。如许浑《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19. 投笔 《后汉书》载，班超家境贫寒，靠为官府抄写文书来生活。他曾投笔感叹，要效法傅介子、张骞立功边境，取爵封侯。后来“投笔”就指弃文从武。如辛弃疾《水调歌头》：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

20. 折腰 《宋书隐逸传》载，陶渊明曾作彭泽县令，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弃官归隐。“折腰”意为躬身拜揖，后来喻指屈身事人，而诗人常反其义用之。如李白《梦游天姥岭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21. 青鸾 《仙海经》载，西王母每次出行，都先让一只青鸾报信。后人便用“青鸾”“青鸟”借指传递书信的人。如李商隐《无题》：“彭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22. 南浦 屈原《楚辞·河伯》：“送美人兮南浦。”“南浦”指南面的水滨，古人常在南浦送别亲友，后来常用来指称送别地。白居易《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

23. 阳关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来就把送别时唱的歌曲称作“渭城”、“阳关”。

24. 商女 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商女即歌女，后以此为不顾国家存亡而醉生梦死的典故。如王安石《桂枝香》：“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25. 鸡黍 《论语》载，子路随孔子出游时落了后，遇见一位正在劳动的老人，就向他打听，由于子路的态度非常恭敬，老人就留子路住宿，还杀鸡做黍米饭厚待他。后来就用“鸡黍”专指招待客人的饭菜。如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 六、王国维所推崇的词人

关于王国维推崇的词人，在《人间词话》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写道：“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皆不与焉。”这里面提到了五人：李煜、冯延巳、欧阳修、秦观和周邦彦。这里面漏掉了宋代词坛的著名人物苏轼和辛弃疾。但这并不代表王国维认为苏轼与辛弃疾比不上前边诸人。在《人间词话》第九十八条中写道：“唐五代至此，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这一段的评价，可以看出，苏辛二人在词的写作上还是受到了王国维的肯定的，他们的地位和前面五位至少是相当的。

### （一）李煜

李煜（937年—978年），南唐最后一位国君，961年—975年在位，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相传生于天祚三年（937年）七月初七，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后自改称江南国主，与其父李璟并称“南唐二主”，俱为五代著名词人。开宝八年，宋军破南唐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李煜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八日于京师里第卧疾而卒，一说是因作感怀故国的名词《虞美人》而被宋太宗毒死。李煜虽不精于政治，但其艺术才华非凡：书法、绘画、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有《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见欢·独上西楼》等。被誉为“千古词帝”。



李煜

### （二）冯延巳

冯延巳（903年—960年）南唐词人，又名延嗣，字正中，五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仕于南唐烈祖、中主二朝，三度入相，官终太子太傅，卒谥忠肃。他的词多写闲情逸致，文人的气息很浓，对北宋初期的词人有比较大的影响。宋初《钓矶立谈》评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其词集名《阳春集》。

冯延巳的词集名《阳春录》，有的题作《阳春集》，北宋时就有传本，但宋代的本子早就失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明人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清代抄刻本也有不少。但各本收词不尽相同，有的收有伪作。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和刘尊明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冯延巳词112首。

### （三）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

在词作方面，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

### （四）秦观

秦观（1049年—1100年）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市）人，称“苏门四学士”，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代表作品：《鹊桥仙》《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秦观在感伤词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独特的审美境界。其次，在掌法结构方面，秦观受到柳永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慢词。但是他能把令词中含蓄缜密的韵味带进慢词长调，从而弥补了柳永以赋法填词所造成的发露有余，浅白单调的不足，显得跌宕有致，包蕴深层。再次，在字法运用方面，秦观词作具有含蓄隐丽的特征，取象设词追求意象的精致幽美，绘景物，多为飞燕、寒鸦、垂杨、芳草、斜阳、残月、远村、烟渚等；摹建筑物，则是驿亭、孤馆、画屏、银烛之类。他以柔婉的笔触，对词中的字句多加推敲和修饰，用精美凝练的辞藻，传写出凄迷朦胧的意境。



秦观

### （五）周邦彦

周邦彦（1056年—1121年）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汉族，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官历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少年时期个性比较疏散，但相当喜欢读书，宋神宗时，写《汴都赋》赞扬新法。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最高音乐机关）。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有《清真居士集》，已佚，今存《片玉集》。

周邦彦词作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景象相交错，技法多变却又前后照应，结构严密而又委婉曲折。词中出现的沉郁清愁，遂以写漂亮的忧郁使心灵获得一种微妙的愉悦。这些作品中透露的忧伤，用雅丽的词句排列组合着，形成一股流动的淡淡愁绪，绝不过激，就如低度美酒，让人微醉，但又不致激动人的神思。

### （六）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

### （七）辛弃疾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人，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追赠少师，谥忠敏。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现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著名词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满江红（家住江南）》、《沁园春》（杯汝来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 七、著名词话

### （一）《白雨斋词话》

《白雨斋词话》共8卷，690余则，是近代词话中篇幅较大的一部重要著作。

作者自称撰述的宗旨是“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词话自序》），是有意识的针对词坛风尚提出和阐述自成体系的论词主张。

《白雨斋词话》基本上持常州派主张，但在一些具体论断上并不拘泥于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周济等的意见。其论词强调“感兴”、“寄托”，认为“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同前），“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词话》卷六）；突出阐发情意忠厚和风格沉郁，主张“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卷一）。所谓“忠厚”，即词“以温厚和平为本”（卷八）；所谓“沉郁”，即措语“以沉郁顿挫为正”（卷八），使之“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卷一）。而比兴寄托、忠厚、沉郁三者是贯串为一的，“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卷二）。同时，强调“入门之始，先辨雅俗”（卷七），力避“俚俗”（卷六）。全书通过具体评论历代词人和词论，较详尽地阐述了上述基本观点。

《白雨斋词话》虽然不反对豪放派词，对苏（轼）辛（弃疾）亦有推崇，但过于强调风格沉郁，所以仍以温（庭筠）韦（庄）为宗，称赞温庭筠的《菩萨蛮》14章为“古今之极轨”（卷一）；韦庄词“最为词中胜境”（卷一）；尤其推崇王沂孙，认为“词有碧山（王沂孙），而词乃尊”（卷二）。所以不能认识苏辛词中较直接反映现实的词作的价值。而对民间文学也表现了鄙夷态度，认为“山歌樵唱”，“难登大雅之堂”（卷六）。

陈氏所持的观点主要是常州词派的说法，主张作词贵在“有所感”，“有所寄托”，反对无病呻吟，也反对“一直说去，不留余地”，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对词的评判标准，即“沉郁”和“雅正”。后者易于理解，关于前者，陈廷焯自己解释：“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似乎与老杜之“沉郁”有所不同）

在这样观点指导下，与以往正统词评家不同的是，陈氏给予苏辛以及之后数百年的陈维崧等“豪放”词人极高的评价：“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迦陵（陈维崧）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如此评价可谓难得。

### （二）《蕙风词话》

《蕙风词话》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

《蕙风词话》，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词律、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龙榆生《词学讲义附记》引）。

### （三）《碧鸡漫志》

《碧鸡漫志》，南宋王灼所著的词曲评论笔记。共五卷。为王灼晚年之作。内容首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次列凉州、伊州等28曲，追述其得名之由来，与渐变宋词之沿革过程。论词推崇豪放，认为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但也不排斥婉约派词作，但特别批评李清照和柳永，体现了儒家礼教的偏见。总的来说此书搜罗丰富，见解精辟，有其独到之妙。

### （四）《词论》

《词论》是李清照所著的一篇关于词的专论文章，创作的年代推断为南渡之前所作。

李清照在《词论》一文中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强调了词与诗的分野。二者不仅体性、形式上有别，更重要的是各自负载的文化内容不同。词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着市民文化的发生与繁衍。同时指出本质上“诗庄词媚”，词为“小道”，更多的与市井文化中的弹唱有关，同时被认为是“艳科”。也许正因为如此，诗表现的是士大夫文化，而词则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

李清照在《词论》中对词在音律、形式上的种种特点作出了较为系统归纳和总结。在书中她未能进一步阐明词的内在特质，相反还对此持否弃的态度，对柳永的词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词语尘下”即是李清照对柳永词的评价。虽然李清照在词论中没有对如何写词进行系统的说明，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她的词作看到她对她的《词论》的有力例证。

### （五）《词品》

《词品》六卷，拾遗一卷，“拾遗”卷后附有陈秋帆据《函海》本所补四则。《词品》内容丰富庞杂，涉及面广。书中尽可能搜罗考证历代词人词作本事以及前人品评之语。六卷基本按照时代顺序布局：卷一多记六朝乐府曲调，考证词调来源，论述词调与内容的关系，六朝乐府与词体的用韵等，甚至认为填词用语“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试图从各方面论述六朝乐府与词的同源关系。杨慎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乐府，因此他的记述从六朝乐府歌词始。卷二以记述唐五代词人词作和闺阁、方外之作及故实为主，并解释考证词体中的生僻字。卷三至卷六记述两宋、元代及本朝词人词作及故实。拾遗一卷多记歌妓、侍妾等女生之词作及故实。《词品》除了摘录、引述他人的词话外，共评论唐五代、宋、元词人八十余人，涉及到词体的特性、风格、用韵、创作等诸多方面，在词学史上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

### （六）《古今词话》（南宋杨湜编撰词话）

南宋杨湜撰，一卷。杨湜，字曼倩（据陶宗仪《说郛》），里籍仕履不详。此书在宋以来公私书目中未见著录。大概成于绍兴间，《苕溪渔隐丛话》中已见称引。明以后亡佚，今本为近人赵万里所辑，共67则。书中所采五代以下词林逸事，大都出于传闻，且侧重于艳史故实。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批曰：“《古今词话》，以古人好词人所共知者，易甲为乙，称其所作，仍随其词，牵会为说，殊无根蒂，皆不足信也。”

通行有《校辑宋金元人词》本、1986年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 （七）《古今词话》（清代沈雄编撰词话）

沈雄的《古今词话》是清初一部辑录类词话，虽有流传，但不受重视，其价值没有得到发掘。实际上《古今词话》划分的词学四大门类，影响了后世词学研究体系的形成；其对词学特定专题、范畴的揭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颇多创新，启发了后世词学的理论研究；《古今词话》中辑录了许多失传的词论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古今词话》中还收录许多沈雄自己的词论，不乏精彩之论。

## 八、词人与名妓

### （一）柳永与谢玉英

谢玉英，宋代歌妓，才华相貌出众，是柳永的红颜知己。柳永年轻时经常出没烟花之地，为青楼女子写赋诗。当柳来到谢玉英的住处，见到一册谢玉英抄录的“柳七新词”，柳永爱上了这个才貌双全妓女。他们从此住在了一起。临别时，柳永写新词表示此情不移，谢玉英则从此闭门谢客。

然而，谢玉英迫于自己歌妓职业的压力，不久重新接客。当柳永任满回京，到江州与她相会，柳永知道后不快，愤于玉英失约，赋诗问道：“试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之后愤然离去。玉英明白了柳永是个讲信誉的男子，自愧未守盟约，就卖掉家私赶往东京追寻柳永。后在东京名妓陈师师家找到了柳永，两人再修前好，生活在了一起。

后来柳永得罪朝官，仁宗罢了他圣谕道：“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从此，他改名三变，出入名妓花楼，衣食都由歌妓们供给，并为歌妓们填词。

后来死在江苏润州名妓赵香香家中。因他无家人，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华和为歌妓们填词，凑钱为他安葬。谢玉英则戴重孝，众妓也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之时，满城妓女，一片缟素，皆为其哀恸。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

不久后，谢玉英悲伤过度而死。陈师师等念她情重，将她与柳永合葬。

### （二）秦观和桃红

宋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秦观因在政治上倾向于守旧党而被朝廷流放到雷州（今广东雷州）。途经长沙时，闻道旁妓院内传出一阵弹唱声：“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散。困依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正是他的词作《减字木兰花》。秦观被弹唱的姑娘圆润甜美的嗓音和真挚的感情吸引住，走进了妓院，见到这位正在弹唱的姑娘。姑娘大约十八九岁，模样长得十分俊俏，自称艺名叫做“桃红”。桃红告诉秦观说自己非常喜欢他的词，平日里每得到一首秦观的新词，她都要抄录下来，反复吟唱。久而久之，她所抄录的秦观词竟然装订成厚厚的一大本，取名叫《秦学士词》。

秦观听了很感动，他向姑娘表明自己的身份，桃红姑娘闻言大惊失色，表示很怀疑的眼神。秦观说明了自己到雷州任职，途经此地的因由，桃红姑娘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请秦观上座并设宴招待秦观，席间又为秦观弹奏了一曲，吃过晚饭，桃红伺候秦观洗漱，上床休息。秦观深为桃红姑娘的真情所感动，他本想在桃红姑娘这里多住几天，怎奈朝廷规定他到达雷州的时间有限，只好和桃红姑娘告别。分手时，桃红姑娘请秦观北归时再次相见，秦观答应，两人依依不舍。桃红姑娘也从

此闭门谢客。三年后，因相思成疾，桃红决定去雷州找秦观，到后得知秦观已被赦免，去了滕州，于是桃红直奔滕州。

好不容易来到滕州府，得知重病多日的秦观早上刚刚去世，桃红姑娘顿时悲痛欲绝。她身着重孝服来到秦观灵前，哀恸气绝而亡。灵前的人将她和秦观安葬在了一起。

桃红姑娘为秦观殉情而死，世人称赞她为“义娼”。有人还根据她的事迹编写了《义娼传》一书。

### （三）苏东坡与王朝云

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人。因家境清寒，自小沦落于歌舞班中。苏东坡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在与朋友宴饮时，看到了清新脱俗的王朝云。当时王朝云只有12岁，苏东坡则40岁，苏东坡当即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王朝云的主人见苏轼对王朝云甚是喜欢，当场将她送给苏轼。苏东坡把她带回家中，因为她的年龄太小，让她当了个侍女。

王朝云年龄虽小，却是苏东坡身边最了解他心意的人。苏东坡曾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王朝云不但聪慧，而且贤惠持家，“东坡肉”就是出自她手。

苏东坡在杭州待了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黄州，一生颠沛流离，这期间，王朝云始终紧紧相随，无怨无悔。在黄州时，苏轼纳朝云为侍妾。这一年，苏轼46岁，朝云18岁。当他来到当时的南蛮之地惠州时（今广东省惠阳县），已经年近花甲，身边姬妾都陆续散去，只有王朝云始终追随。



## 九、曾因诗词而获罪的文人

### （一）烟雨平生任，大道千载行——苏轼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指的是北宋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语句和此前所作的诗句，以讽刺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此案件纯属政治迫害。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虽然他们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朝廷在七月二十八日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送到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正式提讯。此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告密，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蜃龙知。”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蜃龙，不臣莫过于此！”新党指控苏轼“大逆不道”，要置其于死地。最后宋神宗因爱惜苏轼之才，贬苏轼去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实际上是把他当作政治犯发配到地方上去，同时还要接受当地官吏的监督。后来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的相互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的相互激荡，《赤壁怀古》和《赤壁赋》诞生了。

### （二）风情千种，自去浅斟低唱——柳永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练，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可是造物弄人第一次考试没有考上，等了5年，第二次开科又名落孙山。这回他忍不住发了牢骚，便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没想这首词被当朝皇帝宋仁宗牢牢地记住，在发榜钦点时看到柳永的名字，宋仁宗御笔一挥批注：“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就这样，宋仁宗的这一笔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从此柳永与官场绝缘，以卖词为生，流落烟花酒巷，在“浅斟低唱”中寻找安慰和寄托。

### （三）梦入芙蓉浦，还归章台路——周邦彦

周邦彦（1056—1121）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汉族，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周邦彦曾与东京名妓李师师有往来，当时李师师与宋徽宗正打得火热，这天李师师听说宋徽宗染病，不会出宫，就暗约周邦彦来家，忽然传报圣驾降临。周邦彦惊慌失措，李师师也慌作一团，仓猝之间，无处躲避，周邦彦只好藏身在李师师的床底下。宋徽宗与李师师调笑了半天，便要启驾回宫，李师师假惺惺地挽留：“城上已传三更，马滑霜浓，陛下圣躬不愈，岂可再冒风寒。”宋徽宗答道：“朕正因身体违和，不得不加调摄，所以要回宫去。”这些话被周邦彦听得清清楚楚，心有所感，便谱成一阙《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箏。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周邦彦填了这词，便与李师师家住了一夜而去。这词题得情景真切，清丽缠绵，李师师十分喜爱，便依着谱，练习歌唱。一天，宋徽宗又来到李师师这里畅饮，让李师师唱一曲助兴，李师师一时忘情，竟把“少年游”唱了出来。宋徽宗一听，说的竟全是那天在李师师房内的情事，还以为是李师师自己作的。李师师却随口说出是周邦彦谱的，宋徽宗就知那天周邦彦一定也在房内，脸色顿时变了。心想：朝中大臣明知李师师是我的外宠，还敢再来，如果不严惩，必定会使李师师门户顿开。当天就派心腹收罗周邦彦平日所写的艳词，作为罪证，把他贬出汴京。

### （四）东风吹客泪，感事双鬓残——欧阳修

欧阳修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金石学家。然而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也曾绯闻缠身，被指与外甥女乱伦。

欧阳修那曾作过一首《望江南》：

江南柳，  
叶小未成阴。  
人为丝轻那忍折，  
莺怜枝嫩不胜吟。  
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  
闲抱琵琶寻，  
堂上簸钱堂下走，  
恁时相见已留心。  
何况到如今。

这首词温婉曲折，但词的背后却是一件蕴藏杀机的大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名张姓女子嫁给了欧阳晟，但与欧阳晟的家的男仆私通，最后奸情败露，见了官，开封府审理了此事。据时人记载，张氏因为害怕而希望获得宽大处理，就主动交代了罪行，而且将以前的不良的作风问题也交代出来了，说自己没有出嫁之前就曾和自己的舅舅暧昧不清，因为小时候就寄住在舅舅家里。这样一说造成了社会和官场上的轩然大波，原来，这个张氏的舅舅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

面对“与外甥女通奸”的乱伦丑闻，欧阳修为自己作了辩解：

欧阳修有个妹妹，最初作为续弦嫁给了张龟年，张龟年和前妻有个女儿，就是这个张氏。张龟年死得早，欧阳氏便带着继女住到了哥哥欧阳修家，张氏长大后，欧阳修就把张氏嫁给了自己的堂侄欧阳晟。欧阳修的辩词暗含着两个信息：一是这个张氏外甥女和自己并不存在血缘关系，二是外甥女寄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只有七岁，自己再怎么风流潇洒，也不会和七岁的小女孩儿发生什么。但是听了这番辩解，有个叫钱勣的官员冷笑：“这不正是学簸钱的年纪么！”

簸钱是当时一种掷钱赌赛的游戏，在小孩子当中很是流行，词中“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是说一个小女孩儿堂上堂下跑着玩儿掷钱的游戏，词中主人公（即欧阳修）看到此情此景，禁不住色心大动。”这首《望江南》从字面上看，似乎看不出具体的人名、地名、背景信息，但这里面确实有几分恋童癖的意思。上阕开头“江南柳，叶小未成阴。”，是说柳树还小，叶子较嫩。接下来“人为轻丝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是说因为柳枝嫩弱，人不忍攀折，就连黄莺也怜爱幼嫩柳枝，怕它禁不住自己的啼鸣。下一句很关键：“留取待春深”，很明显，意思是柳枝幼弱时不忍攀折，还是等到春深时分，柳枝长得成熟些再下手。

下阕“十四五，闲抱琵琶寻”，这是说春深时分已到，小女孩儿已经长大成人，接下来回想小女孩儿小时候“堂上簸钱堂下走”，于是就“恁时相见已留心”了。结尾来了一句“何况到如今”的感慨，意思是在多年前小女孩儿“叶小未成阴”的时候就对她留心了，又何况到现在呢！

自此，不管这件绯闻真实存在与否，毕竟是欧阳修其伟大形象的一个瑕疵，后来，经过一番波折，欧阳修被处理了，被贬官滁州，于是就有了那篇家喻户晓的《醉翁亭记》。

## 十、王国维自杀之谜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要外出，需借用5元钱。借完钱后，他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王的家人找到吴宓，说他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传出，顿使海内外学术界同深哀悼。

在死者的衣袋中，有一封写给家人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莹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并非仓促寻死。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众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1. “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2. “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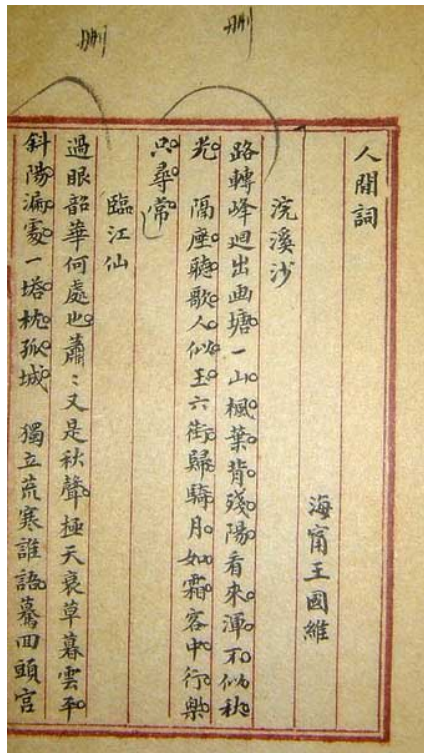
3. “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辮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辮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4. “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5. “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十一、《人间词话》手稿



州

州

閣嶢嶢隔霧紅牆未分明依殘照獨擁最高層

浣溪沙

草偃雲低漸合圍。調弓聲急馬如飛。笑呼從騎載禽歸。萬事不如身正好。一生須惜少年時。那能白首

下書性

好事近

夜起倚危樓。角玉繩低亞。唯有月明霜冷。浸萬家。驚起。人閒何苦又悲秋。正是傷春罷。却向春風亭畔。數梧桐葉下。

刪

又

愁展翠羅衾。半是餘溫。半泥不辨。墜歡新恨。是人間  
滋味。幾年相守。鬱金堂草。渾閒事。獨向西風林

不望紅塵一騎。

採桑子

高城鼓動。蘭缸燈睡。也還醒。醉也還醒。忽聽孤鴻三  
兩聲。人生似風前絮。散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

連江點。落

摸魚兒 秋柳



四三二字均為心平  
落送字平  
字通白韻通用通  
一字宜物

離鄉勝江南。北年時如許。春色碧闌干。外無邊柳  
舞落遲。紅日長。直又道是連朝寒雨。送行客。烟  
籠數驛。曠今日天涯。衰條折盡。月落曉風急。金城  
路多少。人閒行役。當年風度。曾識北征司馬。今頭白  
惟有攀條。帶醉都撥。藉君不見。舞衣才。填溝洫。細  
腰誰惜。算只有多情昏鴉點。攢向斷枝立。

蝶戀花

誰道江南秋已盡。衰柳殘。尚弄鴉黃影。落日疎林  
光炯。不辭立盡西樓暝。萬點棲鴉渾未定。激灩

送

送

擬曲尺卷之五

時路

踏莎行

絕頂無雲。昨宵有雨。我來此地聞天語。疎鐘暝直。乳  
峰同孤僧。曉度寒溪去。是處青山前生。僧侶招邀  
盡入閒庭。戶朝含笑。淚含顰。人間相媚爭如許。

清平樂

櫻桃花底。相見頰雲鬢的。銀釵無限。意消得和衣濃。  
睡。當時草草。西窓都成別後。思量。憑天濺。異日轉  
思。今夜淒涼。

州

州

浣溪沙  
月底樓窗葉看推窗出  
落枝開霜高風定樓寒  
闌覓白心肝  
終復在掩書涕淚苦無端  
可憐衣帶為誰寬

青玉案

姑蘇臺上烏啼曙  
廢霸業今如許  
醉後不堪仍吊古  
月中楊柳水邊樓  
閣猶自軟歌舞  
野花開徧真娘  
墓一様紅顏  
委朝露  
算是人生贏得處  
千秋詩料一  
坏黃土十里寒蟬語

送

冊

少年游

垂楊門外疎燈影。上馬帽。簷斜。紫陌霜濃。青松月  
冷。炬火散林樛。歸來驚春西窗上。翠竹影交加。跌  
容。歌詞縱構書卷不與遺年華。

滿庭芳

水控孤城。雲間遠戍。垂柳照。樓楊晚潮初落。殘日  
漾平沙。白鳥悠。自去汀洲外。無限蒹葭。設西風起。飛  
花如雪。丹心去帆斜。天涯。還憶舊香塵。隨馬。明月  
鏡車。浙西風鏡裏。暗換年華。縱使長條無恙。重來處

刪  
攀折堪嗟人何許。朱樓一角。寂寞倚殘霞。

蝶戀花

閣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花底相看  
無一語。綠窗春與天俱暮。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箇  
新歡舊恨千。纔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  
樹。

玉樓春

今年花事垂垂過。明歲花開應更鉅。看花終古少年  
多。只恐少年非屬我。勸君莫厭厭尊罍。大醉倒且拚

名理湛深惟若半  
多法也

以圖刪

長

花底卧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阮郎歸

女貞花白草迷離江南梅雨時陰  
簾幙萬家垂穿  
簾双燕飛  
朱閣外碧窗西行人一  
柯歸清溪轉處  
綠楊低當窓人画眉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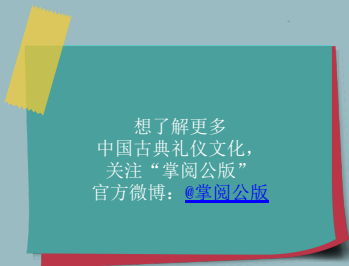
美人消息隔重關川途變復變沈沈  
空翠壓征鞍馬  
前山渡此  
濃淡黛  
緩拖鬢當年看復看只餘眉  
在人間相逢艱復艱



文艺邂逅一场经典  
豆瓣小组：  
[经典阅读公社](#)



 阅|无|纸|境



想了解更多  
中国古典礼仪文化，  
关注“掌阅公版”  
官方微博：[@掌阅公版](#)



官方微信：  
掌阅iReader

